

嗜酒者

選主短篇小說集

嗜酒者

31—33

1942—1944

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上海版

者酒嗜 著圭遇蔣 集說小篇短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書著學文人本紹介

集文散	小篇中 集說	集詩譯	小篇短 集說	集文散
不忘集	歸來	花宴	嗜酒者	落葉
			刊已	刊已

司公限有登靈美

(印承所刷印舊柳)

五五六一一話電

號七一一路港香海上

目次

虞美人	一
畫家伊藤	二九
嗜酒者	四一
趕考	六三
年底	七三
綠旗	九一
掙扎	一一五
鑄劍	一三一

封皮 編排——著者

後記——一五一

虞美人

「奉天承運大宋太祖皇帝詔，封李煜爲違命候，授右牽牛衛大將軍！」
宣詔官那聲音特別響亮，金鸞殿堂高高的畫棟上都有了回響，兩旁立着的大臣，有幾個微微笑了笑，這笑更使得人難受，啊！這真是無上的恥辱，李後主想到當時的情景，就不由主的臉上熱起來，心也有點跳，然而這幾年，這情景却總是在頭腦裏浮出來，尤其宣詔官的響音，似乎時常在耳邊響着。

時光到了初秋，李後主那座冷落的賜第的院裏，已經長滿秋草了。

這夜月光分外明亮，窗櫺紙雪一樣的白，從左一扇半掩的窗縫漏進一條月光，靜靜的射在屋地上，如一條銀帶，李後主臥下不久，忽的又想起受封時候的情

景來臉一熱，一會心中就忙亂，翻了翻身，將又強自合上眼，牆外忽的，噹！噹！噹！的響了三下，原來三更了，這會已經幽了下去的蟋蟀，又「唧唧，唧唧」的叫起來，於是後主起來，穿好了衣服，輕輕踱出去，回頭看看另一張牀上的小周后，正擁着薄薄的紅綾被睡着，絲絲柔弱的呼吸，均勻地在這幽靜的屋裏響着，然而她的臉龐瘦得多了，暗淡的光綫裏，還能看得出那微黑的眼圈，近來小周后常是愁眉不展，臉上那裏還有昔日青春的光輝！

唉！李後主看了一會，就長長打了個咳聲，眼淚幾乎落下來，心想，這都是我害了你，這真怨我的無能，他再也不敢看了，便轉身推開了門。

屋外的月光，更加皎潔，欄杆的影子清清楚楚地印在地上，天上沒有一塊浮雲，月亮懸在灰藍的半空中，如冰球一般，然而這光明寂靜的月夜，更顯得這庭院荒涼冷落了。

初秋的夜晚，已經有些微涼，不時吹過一陣微風，牆角僅有的一棵老梧桐，沙沙作響，李後主站了一會，便走下台階，院裏的秋草湮沒膝際，他來回蕩了幾次，似乎有些感觸，來此未久的時候，房子本也是很華麗的，但過些年，人們也

漸漸把宅子的主人忘了，院中久已沒人來往，屋宇也破敗古老，院中花草，逐漸枯死，「唉！」李後主又打個咳聲，便踱了回來，在欄杆旁邊的自己的影子，和欄杆一樣兒長的，再看看月亮，月亮升得更高，這時高高的院牆的黑影，已壓了半面荒草，這景況，使李後主的惆悵更加深了。

江南在這夜裏，也該同樣的看到這皎潔的月亮吧，秦淮河畔的故宮，也許瀰漫了桂花的香芬，但那些彫樑畫棟的美麗的宮殿，現在不知怎樣了，不知還能安然的存在不，那些可愛的嬪妃，恐怕早已星散，啊！美麗的故國，今生是不會再見到了！李後主簌簌地落下淚來，身上也有些涼，便用袍袖擦擦眼淚，走進書房去，桌上還零散地擲着幾張詩箋，許是小周后睡前看的，便拿起一頁，上面寫着：

簾外雨潺潺

春意闌珊

羅衾不耐五更寒

夢裏不知身是客

一晌貪歡

獨自莫凭欄

無限江山

別時容易見時難

落花流水春去也

天上人間

這還是暮春時一個雨天作的，一恍惚現在是初秋了，光陰真快，然而這日子何時過得完呢？後主又嘆息一陣，桌上還有紙箋，恰好門沒掩上，月光從門際射進來，照在箋上，後主就又提起筆在箋上寫了個題目「虞美人」，就寫：

春花秋月何時了

往事值多少

小樓昨夜又東風

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彫欄玉砌應猶在

只是朱顏改

寫到這裏便又往外望望，院牆的黑影更是深了，梧桐微微顫動，于是一重無邊黑影襲上心來，便又提筆很快的寫了兩句：

問君還有幾多愁

恰是一江春水向東流。

後主寫完就擲了筆，一種不能忍受的悲哀，他終于伏在桌上哭了起來，哭了一會，又把這首詞讀了兩遍，才無精打采的走回房去，淒涼地躺下，然後對小周后凝視了一會，許多陳舊的往事，就又湧上心來。

南唐盛的時候。

一個飛雪的日子。

整個金陵都彌漫在無涯的輕雪裏，鍾山連點影子也不見了，天上灰滔滔地，昭惠后坐在瑤光殿一角的梳粧台前，一壁往上梳着髻，一壁往外望，殿前花園裏

早都被雪蓋了一片白，就剩園正中幾棵芭蕉，葉子上還是光光地微微搖動着，她梳了一會，髻兒已經很高了，忽然遠處有了腳步聲，她立刻停了停，但腳步聲又漸漸小了，于是她又向鏡裏照，隨手把台上一朵黃玫瑰花插在髮上，才慢慢站起來。

「娘娘！要換衣裳嗎？」看她站起了，身後一個小宮女就說。

「不要，等一會。」說着她就踱到門口去。

雪是越下越稀了，東天上已經有了朦朧的月影，瑤光殿裏除了簷上碎雪的聲音外，一些聲響都沒有，昭惠后靜靜地倚門立了許久，後主還是沒有影子，便輕輕嘆了一聲，才緩緩地又回到梳粧台前坐下。

「天這樣晚了，主上還要出去。」一個小宮女對另一個說。

「誰說不是。娘娘！要我們去請嗎？」

「不要，不要，恐怕快回來了。」她說着就立起來，又說：「給我換衣裳吧

！」

昭惠后把髮倒堆到頭頂，梳着高高的髮髻，髮上插着一朵玫瑰花，再穿上腰

部瘦小的粉色羅裳，更顯得婀娜多姿了，在地上走了兩步，衣角自然的舞了起來，她自己看了看很滿意，隨叫宮女把園中掃好，琉璃燈先掛在簷上。

這時雪已經止住，月亮皎潔地掛在東天上，院裏的雪景被月光一照，更是無限潔白，昭惠后在燈下望着天上的月，一會遠處有了急促的脚步聲，又看着幾個燈籠漸漸走來了，李後主在前面匆忙地走着。

「愛卿！愛卿！真是對不起，叫你久等了。」

李後主看昭惠后獨自站在那裏，就三腳兩步地跑過來，一面說着，一面握住后的手，他忽然又注意到了她的晚粧，粉色纖纖的羅裳，高高的髮髻，一朵玫瑰襯着粉白的臉龐，亭亭地立在灰白的月光裏，啊！這真是仙子，美麗的仙子，人間那有這樣的美人！心裏立刻興奮起來，恨不得一口把她喫下去，就把臉俯在后的臉上，緊緊接個吻，然後一手攬着她的腰慢慢走下階去，兩個長長的影子在地上移動。

「愛卿，這就是你自己想出來的衣裳嗎？」

「是的。」她緩緩地答了一聲。

「唉唉，真是天才，這衣裳的樣子，和你自己想出來的髻一樣美麗，唉唉，真是天才。」後主說完忽又想起什麼似的：「愛卿！還有一件事，在你是光榮的，你知道嗎？人家都在模倣你這裝束了。」

說着他們已經走到芭蕉底下，兩條影子隱在長大的芭蕉影裏。

「主上！今夜不是要夜宴賞雪嗎？」

「哦！我倒忘了，喲！……」

「你不要叫了，我已經命他們擺宴了。」

「哦！」後主更加興奮了，他已經不知再說什麼好，這麼刻月光照在光滑的后的頰上，鬢邊的玫瑰花上，后是愈顯得撫媚。

「今夜我預備暢快的飲一次，我已經命他們準備歌舞了。」

「好，我也想這樣。」後主說完情不自禁地，又緊緊地把后的腰攬過來。

「可是，今晚你為什麼回來這樣晚？」她悻悻地問。

後主這才注意到她，一直心中是不愉快的，怪不得今晚一次也未笑，就趕忙解釋地說：

「還不是張御史和潘卿，在光政殿把我纏了好久。」

「是張憲和潘佑嗎？」

「是，正是。」後主答着又陪笑說：「他們真可笑，一個叫我停止宮中的娛樂，一個叫我練兵，他們就沒想到，我們已經依服於宋朝了的。」

「……………」后只怔怔地望着月亮。

「愛卿！你還記得，宋太祖出師荊湖，我們去犒賞過他們的軍士嗎？這幾年獻的貢物也漸漸增多，而且他們的使臣來了，我一向是換了紫袍的，這就算稱臣了，一些沒有反抗的表示，他怎麼還能伐我們呢？唉唉，這兩個人真可笑，我們依服了他，還練兵做什麼！」又說：「卿！你說對嗎？」

「是的，我們依服了宋，不反抗了，他們自然不會伐我們了。」后說着就向瑤光殿前望望。

這時宴已經擺好了，兩排宮女都穿了舞衣，在月光下如許多嫦娥似的，後主就挽着昭惠后一步一步走去。

月亮到了中天，那光輝更加皎潔了，笙蕭悠揚地奏着，宮女翩翩地舞着，合

着周圍白愷愷的雪景，這光景真是夠使人飄飄欲仙，后今晚委實興奮，近來很少見的，和後主一杯杯的狂飲，兩頰上隱隱顯出兩朵微紅。

「主上，要我舞給你看嗎？」后睥睨着說。

「好，但是妳最好再做個新曲子。」後主一壁飲一壁笑着說。

「那麼——拿紙來吧！」

紙箋拿來，后把箋按在案上，想了一刻，嘴裏就吟起來，一面寫，一刻就寫完了，又拿過來先帝賜的燒槽琵琶坐着奏起來，音響異常悠揚飄渺，後主聽得入神了。

「還好嗎？」后笑着說。

「好！好極，真是開元天寶遺音。」後主說着就舉起杯子說：「來，祝妳成功！」

「這曲子叫什麼名字好呢？」后舉起杯子說。

「叫——邀醉酒破吧。」

「好！那麼我要舞了。」說完后就走下去舞了起來。

這一晚后舞了很久，直到酒力有些發作，才扶着後主回去。

第二天，後主去光政殿，時刻已經很晚，許多議事的臣，以為後主不會來了，便都走散，只剩徐弦和張洎在那裏，後主很高興地，從袖裏拿出一片紙箋說：

「徐愛卿！你看這是國后製的曲呢。」

「唔。」徐弦驚訝地雙手捧過去，和張洎看。

「唔，這真是開元天寶餘音。」張洎說。

「國后真是高才。」徐弦也說，就謹慎地遞回去，隔了一會又說：「主上，昨晚張御史又說了些什麼？」

後主看看這兩人，皺着眉頭很不以為然地說：

「還不是叫我練兵，停止娛樂。」

「唔。」

「你們想，我們對宋表示稱了臣，還有什麼危險！還練兵做什麼……」

「是，是的，」徐弦點着頭，又看看張洎對後主說：「我們到底是文化之邦，知書達禮，更可慶幸的是主上高才，唉，宋，他們那有這樣文化，至於賦詩歌

舞，那更是文化之邦不能缺少的雅事了。」

「對，徐舍人的話很對，只把主上的詩詞拿出，也夠使宋拜服了，主上有的是仁慈，愛民如子，天是護佑的。」

「哼，二位賢卿是了解我的。」

後主有得意了。

到了三月，江南鶯飛草長，牽牛開了粉花，油菜花一片黃黃地，紫蝴蝶翩翩飛舞，宮裏又傳出笙蕭的聲音了。

後宮擺了豐盛的宴，地上敷了紅氈，宮女穿了彩色舞衣，當太陽升得三丈高，照射着溫和的光芒時，後主攜着后的手，坐在筵前，吃着金爐裏煮的肉，后彈着琵琶，於是樂官奏起樂，宮女就舞起來了，直到太陽斜西，宴會才終了，後主又是做了美麗的詩。

從此以後，後主有時就不去上朝了。

快樂的日子，飛般的過去。

暮秋，後宮裏滿罩了憂愁，昭惠后病了許久，而且愈見沉重了，後主歡樂慣

了的，自從后病了，總也未再聽歌舞，近來日夜不離病床，顏色也就憔悴得多。

這一夜後主想休息一下，看過了昭惠后就回到自己房來，但怎麼也睡不着，外邊秋風蕭蕭作響，於是他走到園裏，一看一鈎新月已經昇了很高，一層暗灰的月光，照着宮殿上，如下了一層薄霜，竹林簌簌作響，桂花開了，秋風把桂香播了滿園，濃濃的清香沁人心脾，後主走到一棵桂樹下嗅了嗅，精神便見振作一些，於是在一堆菊花旁邊徘徊起來，最後他走到殿南那一堆芭蕉的陰影的地方，心裏一動想起后的妹子來了，啊！這小妮子到很鍾情呢，她比姐姐還要青春美麗，那活動的眸子，真夠消魂，不知怎的，這兩天沒到宮裏來了也許怕羞了吧！他呆想了一會，心中悸動，有些見景生情，感到身畔寂寞了，若是她今晚還來此地，又是這淡淡的月色，該多愜意呢，最後他又走上那台階，便又想起爲她做的菩薩蠻來，於是自己望着天空吟起來：

「花明月暗飛輕霧，今宵如向郎邊去，釵橫步香階，手提金縷鞋，畫堂南畔見，一晌偎人顫，奴爲出來難，教郎恣意憐。」

啊！這真是不可多得的一剎，於是他把思想浸到回憶中去了，想了一刻，他